

烟台方言副词研究

——基于句法、语义、语用的三维考察

郭 晓

鲁东大学人文学院, 山东 烟台

收稿日期: 2026年8月20日; 录用日期: 2026年9月3日; 发布日期: 2026年9月17日

摘 要

烟台方言作为胶辽官话东莱区的代表性方言, 其副词在句法分布、语义特征和语用功能上均展现出鲜明的地域特征。本文基于田野调查与文献语料, 从句法、语义、语用三个维度对其进行描写, 并与普通话副词展开共时分析。研究发现, 烟台方言副词在状语功能上与普通话基本一致, 但补语和定语功能存在一定限制, 程度副词普遍不能直接受否定词修饰, 体现了其高度主观化的评价意义, 多数副词带有鲜明的贬义倾向和口语化特征, 反映了胶东地区口语表达直率、夸张的语用传统。本研究为胶辽官话的语法研究提供了新的描写材料, 也为方言副词的跨方言比较提供了参考个案。

关键词

烟台方言, 副词, 普通话

Research on Adverbs of Yantai Dialect

—A Three-Dimensional Investigation Based on Syntax, Semantics and Pragmatics

Xiao Guo

School of Humanities, Ludong University, Yantai Shandong

Received: August 20, 2026; accepted: September 3, 2026; published: September 17, 2026

Abstract

Yantai dialect, as a representative dialect in Donglai District of Jiaoliao Mandarin, its adverbs show distinct regional characteristics in syntactic distribution, semantic features and pragmatic functions. Based on field investigation and literature corpus, this paper describes it from three dimensions of syntax, semantics and pragmatics, and makes a synchronic analysis with Mandarin

文章引用: 郭晓. 烟台方言副词研究[J]. 现代语言学, 2026, 14(9): 503-512.

DOI: 10.12677/ml.2026.149949

adverbs. The study found that adverbs in Yantai dialect are basically the same as those in Mandarin in terms of adverbial function, but there are certain limitations in the functions of complements and attributives. Degree adverbs generally cannot be directly modified by negative words, reflecting their highly subjective evaluation meanings. Most adverbs have distinct derogatory tendencies and colloquial features, reflecting the blunt and exaggerated pragmatic tradition of oral expression in Jiaodong area. This study provides new descriptive materials for the grammatical study of Jiaoliao Mandarin, and also provides a reference case for the cross-dialect comparison of dialect adverbs.

Keywords

Yantai Dialect, Adverbs, Mandarin

Copyright © 2026 by author(s) and Hans Publishers Inc.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the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 International License (CC BY 4.0).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Open Access

1. 引言

1.1. 烟台市人文地理概况

烟台地处山东半岛东北部，濒临渤海与黄海，东连威海，西接潍坊，西南与青岛毗邻，北与大连隔海相望，拥有 909 千米海岸线及 63 个岛屿，是环渤海经济圈的重要港口城市。其历史可溯至东夷古国，历经夏商周至明清，长期为登州、莱州所辖，近代因明代修筑了“狼烟台”，烟台因此而得名，积淀了深厚的海洋文化与军事防御传统。作为山东省第三个地区生产总值突破万亿的城市，烟台在经济快速发展的同时，其独特的地域语言文化亦成为汉语方言学关注的重要对象。

1.2. 烟台方言概况

就语言特征而言，烟台方言属胶辽官话东莱片，流行于烟台市区及周边郊区[1]。在语音层面，该方言存在舌面前音 j、q、x 以及舌尖前音 z、c、s 与舌尖后音 zh、ch、sh 的混读现象，无卷舌音，声调系统通常仅有平、上、去三调。词汇方面保留大量地域特色词，如“讨厌”说成“膈应”，“傻”说成“彪”，“害羞”说成“害蛋”等，折射出当地称谓及礼俗文化。语法上则高频使用程度副词修饰单音节形容词。这些特征表明，烟台方言在语音、词汇、语法诸层面均具有独立性和研究价值。

然而，尽管其语音系统已得到较为充分的描写，词汇和语法层面的系统研究却尚未成熟。当前烟台方言研究主要集中在语音领域。山东大学中文系社会实践方言调查小组(1963) [2]对烟台地方口音进行了实地研究，并对烟台方言的音韵特征作了详细记录。罗福腾(1995) [3]为烟台方言词汇研究提供了翔实语料。张琦(2021, 2022) [4] [5]则从连续变调与单字调格局角度揭示了声调体系的演变机制。相较之下，词汇与语法维度的成果较为薄弱。刘伟(2010) [6]考察了烟台方言中保存的古语词及生物、地名词，展现了烟台方言的独特性与丰富性。刘洪蓓、冯铁山(2014) [7]分析了烟台方言中特征词的文化内涵。楼枫(2011) [8]则专门探讨程度副词的用法。可见，目前对烟台方言语法的研究不仅数量有限，且多局限于个别词类或现象，缺乏对副词系统整体功能、分布及语义特征的专门考察。在汉语副词理论研究中，副词虚实归属问题长期存在分歧。张谊生(2000) [9]将副词界定为以状语为核心功能的半开放类词，并确立鉴别标准，从句法分布、语义特征与共现顺序三个维度出发，构建了描摹性、限制性、评注性三级分类体系。王坤(2017) [10]则对百余年的副词研究成果进行学术史梳理，归纳了各家在定义与归类上的分歧，辨析副词与

邻近词类的边界，并就副词修饰名词、作补语、独立独用等热点争议加以评述，同时指出方言副词领域仍具有较大拓展空间。

综上所述，汉语方言副词研究已取得较为丰富的成果，但仍有进一步深化的空间。就烟台方言而言，既有成果多集中于语音、词汇层面，语法层面的研究不仅数量有限且多局限于个别词类或现象，对副词词类的探讨较为薄弱。为此，本文以田野调查所得的口语语料为基础，对烟台方言副词进行整理与描写，以期补充老派烟台方言副词的鲜活材料，充实胶辽官话的语法个案。

1.3. 语料来源

为确保研究的实证基础，本文语料主要来自四个渠道：(1) 笔者于烟台市实地采集的日常生活对话录音(为期两天)；(2) 《烟台市志》、钱曾怡《烟台方言报告》及相关硕博学位论文；(3) 笔者作为烟台本地人，自幼习得该方言，且离乡后仍与父母保持方言交流，具备母语者语感；(4) 选取八位发音合作人，均为世居烟台、年龄 50 岁以上、无长期外出经历的本地居民，具体发音合作人信息见表 1。所有语料均经转写与核实，以保证材料的可靠性与代表性。需要指出的是，发音合作人均为笔者亲属且以中老年为主，样本在年龄层次和社会阶层上覆盖不足，本文结论主要反映传统烟台方言的面貌，年轻一代的使用情况有待后续追踪调查。

Table 1. Information summary of pronunciation partners

表 1. 发音合作人信息简表

姓名	性别	年龄	文化程度	职业
王海	男	50	初中	工人
李英	女	53	初中	工人
王国庆	男	76	小学	农民
王翠香	女	82	文盲	农民
刘丽	女	53	初中	自由职业
宋桂芳	女	50	小学	工人
朱吉胜	男	52	小学	自由职业
宋滨	男	57	小学	自由职业

2. 烟台方言副词概述

副词是主要充当状语，一部分可以充当句首修饰语或补语，在特定条件下，一部分还可以充当高层谓语和准定语的具有限制、描摹、评注、连接等功能的半开放类词。[9]烟台方言副词是指在烟台地区口语和方言中使用的副词，它们用于限制、修饰动词、形容词性词语，以表达行为、状态或属性的方式、程度、时间、频率等概念，反映着烟台地区的语言特色和文化习俗，在语音、语调和表达方式上与普通话存在差异。

本文参照黄伯荣、廖序东的分类框架，结合烟台方言的实际使用情况，将烟台方言副词分为程度副词、范围副词、时间副词、频率副词、语气副词、情状副词六大类。[11]节将选取各类中使用频率高、与普通话差异显著的典型词汇进行分析，其余的副词基本用法与同类典型词大体一致，限于篇幅从略。烟台方言副词列表见表 2。

烟台方言副词的语法功能与普通话大致相似，但也存在差异。作状语是其核心功能，常修饰动词或形容词，用以描述动作的方式、程度、频率等。作补语的功能受到较大限制，绝大多数程度副词不能出

现在补语位置，这与它们的单音节性和高度主观化特征有关。作定语则较为罕见，仅个别副词短语在特定语境中可修饰名词性成分。此外，烟台方言副词具有鲜明的地域性、情感倾向性和语序灵活性。

Table 2. Adverb member list of Yantai dialect
表 2. 烟台方言副词成员列表

类型	例词
程度副词	不大、齁、稀、大、血、精、巴、透、通、铮、生、死、溜、嗨了、逾外地、不咋、老鼻子了
范围副词	光、净、起码、一起儿、一遭儿、拢共、一股脑儿、到处
时间副词	赶紧、到底、将将、才将、成天儿、整天儿、整宿、打小儿、一时半会儿、一连气儿、几次三番、回头
频率副词	老、成天、一个劲儿地、动不动、时不时
语气副词	顶多、硬、八成儿、估摸、大约摸儿、合着、闹不好、多半儿、平白无故的、特意为儿、贵贱、得亏、敢情、好赖儿
情状副词	捎带儿、光顾着、就伴儿、白、上赶着、闹半天、死乞白咧地

3. 烟台方言副词的用法和表达

烟台方言中的副词与普通话中的副词大致相似，显示出烟台方言的融合性。部分副词甚至与普通话副词完全相同或接近。按照中国语言学界的传统分类，结合烟台方言的特点，可以将其副词分为程度、范围、时间、频率、语气和情态等类型。本文将从句法、语义和语用三个层面进行探讨，研究具有烟台特色的副词，并通过比较与普通话副词意义和用法相似的词，以揭示烟台方言副词的独特性。

3.1. 烟台方言副词的用法、表达及与普通话的比较

3.1.1. 程度副词

程度副词是表示事物性质状态或动作行为程度的副词，它常位于动词和动词性短语、形容词和形容词短语以及少数名词、名词性短语前[12]。烟台方言的程度副词在语义上普遍带有强烈的主观评价色彩，这是其最突出的整体特征。如：焦、生、死、精、溜、齁、巴……

(1) 焦

① 句法分布

“焦”修饰单音节形容词，且多采用“焦 A 焦 A”的重叠格式如“焦黏焦黏”“焦酸焦酸”，该格式在普通话中极为罕见，却成为烟台方言程度表达的一种能产性手段，A 一般为表示颜色、味道、感受的形容词，暗示说话者消极不满的情绪。

② 语义特征

“焦”的本义为烧焦，通过隐喻映射至程度域，表示像烧焦一样达到极端状态。意义与普通话的“很”或“太”相似，表示对某件事物的主观感受，且具有明确的贬义倾向，通常用于说话人不喜欢的味道、湿度、黏度等负面感受。

③ 语用功能

“焦”作为程度副词在进行话语交际时，说话人往往表达自己对这一事物的主观看法，告知对方自己的主观感受，从而让对方内心产生对这种事物的预设，达到增进与对方的感情交流，保证谈话顺利进行并取得理想的表达效果。例如：

我在网上买的杨桃好吃不？——焦酸！此处说话人通过“焦酸”直接传递了失望情绪，不需要额外说明，贬义评价蕴含在副词本身。

与普通话“很”的区别在于,“焦”不能作补语,“酸得焦”不成立,也不能受否定词修饰,只能说“不酸”而不能说“不焦酸”,而普通话“很”既可出现于“很酸”也可出现于“不很酸”的情况。这表明“焦”已经固化为一个纯主观评价标记,其功能是表达态度而非陈述程度,因此排斥客观层面的程度修正。

(2) 精

① 句法分布

“精”同样修饰单音节形容词,常用重叠式“精A精A”,如“精湿精湿”“精瘦精瘦”“精细精细”,用来强调某种事物的状态或性质。这种“精+形容词”的表达方式带有一定的主观色彩,用于表达个人的评价或感受。它并不是严格的语法结构,而是烟台方言中的一种口语习惯。

② 语义特征

“精”的本义为“精华、极致”,主要形容某种事物状态或性质的加深,通过语义演变表示达到某种性质的极端,带有一定的夸张或强调意味。但与“焦”不同,“精”所修饰的性质多浮于表面且可感知。

“精湿”侧重衣物表面的湿润感而非湿透的更深层状态,虽然“湿”的程度被加深,但句义更多侧重于“湿润”而非“湿透”。这源于“精”从“精细”义引申而来的“表浅而显著”的认知意图。“精”所修饰的单音节形容词,表示的语义侧重于更精细的语义,它所表达的意思多浮于表面。

③ 语用功能

“精”作为程度副词,带有贬义倾向,表达说话人对某种状态的不满或调侃。例如:穿鞋!你那脚精湿精湿的往哪踩。此处“精湿精湿”不仅描述了脚湿的程度,还蕴含了说话人嫌弃、催促的交际意图,而非中性的状态描写。

烟台话中“精”通常只用于修饰形容词,不能用于修饰动词或其他词类且不能与否定词共同出现。此外,烟台方言中的“精”多具有贬义色彩,表达说话人的不满意,不认同。而普通话副词“很”既可以修饰形容词也可以修饰动词,并且具有褒贬、中性等语义色彩。

(3) 怪

① 句法分布

“怪”在烟台方言中多性修饰性质形容词或心理动词,用法接近普通话的“很”。

② 语义特征

“怪”在程度量级上介于“挺”与“太”之间,表示“挺好的”,但尚未达到“太好”或“好极了”的程度,体现的是一种适中偏高、不过度的高强度。同时,“怪”所修饰的状态必须与说话者的直接感官体验紧密相关,无法用于纯客观描述,且它还带有一种意外发现或出乎意料的语气,使表达更具主观感受色彩。

③ 语用功能

“怪”具有缓和性礼貌功能,相较于“太”可能带来的压迫感或“很”所附带的中性客观色彩,“怪”在夸赞时更显随和亲切,在批评时则能有效削弱指责力度。烟台话中“怪”的语体色彩比普通话丰富。烟台话中“怪”不仅带有亲昵、满意、调皮等褒义色彩而且还可以带有嫌弃、厌恶等贬义色彩。这两者作为程度副词使用时描述的事物都是一致的,都可以是形容词、动词或动词短语形式。

两者之间的主要差别在于各自使用的否定形式不同。在普通话中,“很”的否定句包括“很不X”和“不(是)很X”的形式,很不好和不(是)很好。而烟台话“怪”的否定式只有“怪不X”的形式,如“怪不好”。

3.1.2. 范围副词

范围副词表示动作的状态及涉及的范围。如:光、净、起码、一起儿、满打满算、余外、一遭儿……

其中“光”“净”等副词与普通话副词用法相近。

(1) 余外

① 句法分布

“余外”在句中必须紧贴谓语动词或形容词之前，不能独立成句回答问题。它主要用来修饰动作动词，结构为“主语 + 余外 + 动词短语 + 宾语”。否定表达时，否定词只能加在“余外”之前，比如不能说余外不买。此外，“余外”作为副词，后面不能加的。

② 语义特征

“余外”核心语义为在既定范围或数量基础上进行追加或补充，指在已有动作或物品之上，再增加一个同类项，在普通话中大致对应额外等词。例如：买两斤苹果，余外再买点香蕉。

③ 语用功能

“余外”在烟台等胶东方言中还衍生出一种独特的客套推让功能，其语义进一步演化为“多余的、不必要破费”之义，常用于接受方对赠予方的推辞与感谢。典型语境如客人上门拜访时额外带了礼物，主人便会说“来就来吧，还余外带什么东西”，或直接感叹“余外了”，其深层交际意图并非真的责怪或拒绝，而是通过“贬低”礼物的必要性来表达对客人破费的不好意思与由衷感谢，这是礼貌原则的典型操作，以自谦式推让凸显对对方心意的珍视。

与普通话对比，普通话“额外”“多余”为中性客观表达，而烟台话“余外”兼具追加义和客套语用义，后一功能为普通话所没有的。

(2) 一遭儿

① 句法分布

出现在谓语动词之前，不能后置，它不能脱离动词单独成句，也无法作为独立回答来使用。此外，它还无法接受程度副词的修饰，像很一遭儿、非常一遭儿这类说法在方言中是不成立的，相应的“很一遭儿去”自然也是错误用法。

② 语义特征

“一遭儿”的核心语义为一起或一块儿，表示两个或多个主体在动作、时间或空间上不作区分、合并处理。根据具体语境，可细分为两种语义变体，一是指两个或多个人一同前往某处或共同做某事，相当于普通话的一起、一块儿，如：咱俩一遭儿去吧。二指在同一个时间段内发生或进行，相当于同时、一齐，具有伴随义，如：把这些菜一遭儿下锅。

③ 语用功能

“一遭儿”的语用场景有两种，一是邀约发起，用来提出同行或同做的建议，如：一遭儿去上学，二是合并处理，将多项事务合而为一，以提高表达效率，如：这两样事儿一遭儿办了吧。

3.1.3. 时间副词

时间副词用在谓词性词语之前，表示事件发生的时长先后、频率变化、次序重复等。如：赶紧、早晚、到、将将、才将、就手儿……

(1) 将将

① 句法分布

“将将”可修饰动词，强调行为或事件在说话前不久刚刚结束，可修饰形容词或含数量意味的动词短语，表示结果刚好触及某一标准，带有勉强的意味。例如：将将及格。

② 语义特征

“将将”的语义可概括为刚刚或勉强，用来表示时间上就近发生或程度上刚好达到某一标准。根据

具体语境，可细分为两种语义变体，一指事情发生在不久之前某个时间点，紧挨着某一事件或者某一行为发生，中间间隔时间较短，相当于普通话中的刚刚、才，还可表示正好之意。例如：你来得正好，我将将吃完饭。二指数额或程度勉强达到某一标准，差一点就无法满足，相当于刚好、勉强，例如：这鞋将将能穿，再小一点就挤脚了。

③ 语用功能

“将将”一词，暗含“好险”或“勉强可以”的意味。说话者使用它时，流露出的情绪为侥幸过关而庆幸或差之毫厘而惋惜。

与普通话对比，普通话“刚刚”偏重时间义，“勉强”偏重程度义，而烟台话“将将”具有双层语义，语义覆盖更广。

(2) 就手儿

① 句法分布

“就手儿”位于谓语动词之前，充当状语成分。它所修饰的对象多为捎带、办、拿等日常生活中的动词，用于日常琐碎事物且本身不能直接带宾语，宾语须由其所修饰的谓语动词来衔接，即构成“就手儿 + 动词 + 宾语”结构。

② 语义特征

“就手儿”表示顺手、顺便，指实施某一行为的同时，借助该行为所提供的便利条件，附带完成另一行为，突出动作的便利性。该词包含两种语义，其一表顺便，利用甲事之便，附带完成乙事，相当于普通话中的顺便、捎带，如：你出去的时候，就手儿把垃圾带下去。二表顺手，即因动作顺手、操作便捷而自然完成，相当于随手、顺带手，如：我就手儿把碗刷了。

③ 语用功能

“就手儿”一词具有轻巧、利落感，与普通话顺便相比，语气更显轻快，有举手之劳、不费劲的意思，有时还带有一种干练麻利的积极评价色彩。当说话人主动提出帮对方忙时，用“就手儿”来消解对方的顾虑。例如，当对方正因叨扰他人而感到不安时，一句“我就手儿的事儿”，便传递出是顺手帮忙的体恤意义，从而卸下对方心里的负担。正是基于这种轻巧感，“就手儿”常被用作安抚对方、缓和客气的礼貌表达。

与普通话对比，普通话“顺便”语气中性，而“就手儿”带有明显的轻快感和体恤意味，语用功能更丰富。

3.1.4. 频率副词

频率副词是用来表示动作或事件发生频率的副词。如：老、成天、一个劲儿地、动不动、时不时……其中“老”与普通话副词用法相近。

(1) 动不动

① 句法分布

“动不动”常用于谓语动词之前，修饰动词，作状语，常与“就”搭配使用，构成“动不动就……”这一固定结构，例如：这孩子动不动就哭。

② 语义特征

“动不动”表示容易发生某种情况或稍有不慎就会……，用来强调某种动作或变化发生的频率之高，且往往带有说话人主观上的不满、抱怨或无奈等负面评价色彩。

③ 语用功能

“动不动”带有抱怨色彩，与普通话中的动辄一词相似但更口语化。它通常用于表达说话人对某种

频繁发生的行为感到不满、厌烦或无奈,比如:他动不动就迟到。除此之外,“动不动”还强调动作行为容易被触发,带有难以控制的意味。在日常口语中常被用于抱怨、吐槽等语境。

与普通话对比,普通话“动辄”语义相近但偏书面化,“动不动”则纯属口语,且在胶东方言使用频率高于普通话。

(2) 一个劲儿地

① 句法分布

“一个劲儿地”用来强调持续性、不间断性的动作或变化,常见句式有“一个劲儿地 + 动词”“一个劲儿 + 动词 + 补语”。

② 语义特征

“一个劲儿地”意思同普通话中的“一直”,表示不停地、持续地,强调动作或状态持续不断地进行,中间没有间歇。

③ 语用功能

“一个劲儿”在语用上有两种使用方法,一是客观描述行为的连续性,不带明显褒贬,二是主观强调行为超出常态,有过度的意味,语气偏向中性或略带负面。

与普通话对比,普通话“一直”可用于时间和空间,而“一个劲儿地”仅限时间持续,语义域较窄。

3.1.5. 语气副词

语气副词一般用在动词性词语的前面,表达说话人的感情。如:硬、八成儿、大约摸儿、合着、备/挡/架不住、闹不好、多半儿、平白无故的、特意为地、贵贱……

(1) 贵贱

① 句法分布

贵贱 + 动词或动词性短语:表示无论如何、反正的意思。它可以出现在动词之前,用来强调动作或状态的坚决和不易改变。主要用于否定句,构成“贵贱不……”结构。

② 语义特征

“贵贱”有“无论如何”之意,多表示说话人对某个行为的不满和排斥的情感,表示说话人强调无论在什么条件下,某种行为或状态都一定会发生或一定不会发生,具有强烈的主观意愿。

③ 语用功能

“贵贱”用来表明说话人对某事的立场坚定,不因任何外界条件而改变,往往具有豁出去了或任谁劝说无用的决绝意味。与普通话“无论如何”“死活”相比,该词在烟台方言中语气更显强硬,并带有浓厚的地方乡土气息。多用于买卖还价、他人劝说等语境,意在强调没有回旋余地。

与普通话相比,普通话“无论如何”“死活”语气较强,但“贵贱”在烟台话中更具地方色彩,且几乎固定用于否定句,使用范围更窄。

(2) 特意为儿

① 句法分布

“特意为”在主语与谓语核心动词之间且紧邻动词,中间不能插入其他状语成分,后多接否定式谓语,如:特意不告诉你、特意没通知他,整体语义表示成心不做某事。

② 语义特征

“特意为”表示故意的意思,即明知某种情况或后果而有意为之,常带有说话人负面评价的主观色彩,如:他特意为不告诉你老师刚刚来了,指他不是忘了说,而是成心没告诉你,突出有意性。

③ 语用功能

“特意为”常指说话人借该表达指出对方在明知应为的情况下却有意不作为，暗含责怪、不满乃至揭穿的主观态度。其交际意图并非单纯陈述客观事实，而是通过将对方行为定性为有意的、不应发生的，来表达责备的态度。

与普通话对比，普通话“故意”可用于肯定和否定，而烟台话“特意为儿”几乎固定用于否定性行为，且责备语气更重。

3.1.6. 情状副词

如：捎带儿、光顾着、就伴儿、白、上赶着、闹半天、死乞白咧地……

(1) 就伴儿

① 句法分布

“就伴儿”作状语，表示以结伴的方式进行，位于谓语动词之前，不能受程度副词修饰，也不能与否定词一同使用。

② 语义特征

“就伴儿”的核心语义为结伴、搭伴，表示两个或多个人结成一伙，共同行动，强调群体性和共同参与。

③ 语用功能

“就伴儿”常用于主动邀约他人结伴同行的场景，其承担着互相照应的交际功能。该词带有浓厚的乡土生活气息，常见于赶集、赶海、串门、上学等日常生活之中，是胶东地区人际关系紧密、邻里往来频繁的生动缩影。

与普通话相比，普通话“结伴”书面语色彩较重，“就伴儿”则纯粹口语化，且更亲切。

(2) 光顾着

① 句法分布

“光顾着”位于谓语动词之前，后接动词短语，句末常带“了”，表示完成时态。常见句式有，“光顾着 + 动词短语”，例如：光顾着哭了，话都说不清楚；“光顾着 + 动词短语 + 了”，例如：光顾着赶路了，饭也没吃，光顾着 + 动词 + 补语，例如：光顾着往前冲，忘了看路。

② 语义特征

“光顾着”表示只顾着、一门心思做某事，强调说话人认为某人的精力或注意力过度集中于某件事，因而忽略了其他更重要或更该做的事。

③ 语用功能

“光顾着”常用来表达说话人的提醒、抱怨或责怪。该词带有善意的批评色彩，意在提醒对方把注意力拉回到该做的事情上。此外，常用于解释原因，有时带有辩解色彩

与普通话相比，普通话“只顾”后接肯定内容，而烟台话“光顾着”后接内容常隐含耽误正事的负面后果，使用情景不同。

3.2. 烟台方言副词与普通话副词的差异

综合前面的分析，烟台方言副词和普通话副词的区别，可以归纳为三个方面。

第一，句法位置受限，主要放在动词或形容词前面，很少用在后面作补语。这是因为烟台话的程度副词大多是单音节的，而且很多是从实词变过来的，比如“焦”“精”“硬”这些词本身已经带有对结果的判断，所以不需要再放到后面去补充说明。

第二，否定词限用。像“焦”“精”“怪”这类词，前面一般不加上“不”或“没”，而普通话里的“很”“太”就可以灵活地跟否定词搭配。根本原因在于，烟台话的程度副词本身就带着说话人的主观

看法,而普通话的程度副词更多是客观描述程度高低。主观看法不好被否定,因为否定一个评价更多是说话态度的问题,不是语法上能不能说的问题。

第三,部分副词存在高频的消极语境使用倾向。从搜集到的田野语料来看,烟台方言部分特色副词存在高频的消极语境中。贬义色彩是部分副词在实际交际语境中呈现出来的使用倾向。像“焦、精、贵贱、成天儿”经常用于消极情景,但也存在中性用例。例如“这地焦黏,小心”,此处“焦黏”仅强化程度,不带贬义色彩。从社会语言学角度看,这类主观色彩强烈的副词,是老派烟台本地社群口语交际的表达手段。说话人借助副词放大主观感受,完成情绪强调,以此拉近熟人交际距离,它是特定社群内部的交际策略,而不是地域文化直接派生出来的语法结果。方言副词的语义倾向,是词汇语义、交际语境、社群说话习惯多重因素共同作用的产物。

这三个方面合起来,说明烟台方言的副词是一类主观色彩很浓、评价性很强的词,它们不是一个开放的系统,而是相对固定的一个小类。这和烟台话没有卷舌音、声调比较简单这些特点一样,都是这个方言在类型上的重要标志。

4. 结语

本文基于田野调查和文献语料,从句法、语义、语用三个维度对烟台方言副词进行了系统描写。研究发现:烟台方言副词在状语功能上与普通话基本一致,但补语功能严重受限;程度副词普遍不能受否定词修饰,体现了其高度主观化的评价义;贬义倾向和口语化色彩贯穿于各类副词之中,成为最突出的整体特征。上述差异不仅源于方言音系和词汇系统的独特性,更与胶东地区口语表达中直率、夸张的语用传统互为表里。

本研究为胶辽官话的语法描写补充了新的材料和视角,也为方言副词的跨方言比较提供了参考个案。需要指出的是,本文发音合作人以中老年为主,样本覆盖有限,未能充分反映年轻一代的变异趋势;对部分副词的历时演变和语法化过程也未能深入展开。未来研究可在社会语言学变异、历史层次分析以及跨方言类型学比较等方向进一步拓展。在普通话日益普及的背景下,对烟台方言副词的深入记录与研究,对于保存地域语言资源和地方文化记忆同样具有现实意义。

参考文献

- [1] 钱曾怡,高文达,张志静. 山东方言的分区[J]. 方言, 1985(4): 243-256.
- [2] 山东大学中文系社会实践方言调查小组. 烟台方言报告[J]. 山东大学学报(语言文学版), 1963(S7): 21-51.
- [3] 罗福腾.《牟平方言词典》引论[J]. 方言, 1995(1): 1-16.
- [4] 张琦. 烟台方言连读变调研究[J]. 语文学刊, 2021, 41(5): 40-44.
- [5] 张琦. 烟台话单字调的格局与变异[J]. 同济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2, 33(4): 111-119.
- [6] 刘伟. 烟台方言词汇中的古语词、生物名词、地名词[J]. 东京文学, 2010(11): 170-171.
- [7] 刘洪蓓, 冯铁山. 烟台方言特征词及其文化内涵[J]. 现代语文(语言研究版), 2014(11): 27-29.
- [8] 楼枫. 烟台方言程度副词研究[J]. 重庆科技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1(13): 109-111.
- [9] 张谊生. 现代汉语副词的性质、范围与分类[J]. 语言研究, 2000(1): 51-63.
- [10] 王坤. 汉语副词研究综述[J]. 西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7, 36(4): 43-51.
- [11] 黄伯荣, 廖序东. 现代汉语(增订六版)下册[M]. 北京: 高等教育出版社, 2017: 18-19.
- [12] 穆亚伟. 辉县方言语法研究[D]: [博士学位论文]. 武汉: 华中师范大学, 2016.